

清詩話

卷一

詩

卷二

說詩碎語卷上

長洲沈德潛確士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辛亥春讀書小白陽山之僧舍。塵氛退避。日在雲光嵐翠中。几上有山。不必開門見山也。寺僧有叩作詩指者。時適坐古松亂石間。聞鳴鳥弄晴。流泉赴壑。天風送謾謾聲。似唱似答。謂僧曰。此詩歌元聲。爾我共得之乎。僧相視而笑。既復乞疏源流升降之故。重卻其請。每鐘殘鐙爇候。有觸卽書。或準古賢。或抽心緒。時日既積。紙墨遂多。命曰碎語。擬之試兒碎盤。遇物雜陳。略無詮次也。然俱落語言文字迹矣。歸愚沈德潛題於聽松閣。

詩之爲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漢以來。樂府代興。六代繼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聲律日工。託興漸失。徒視爲嘲風雪。弄花草。遊歷燕衍之具。而詩教遠矣。學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窮其源。猶望海者指魚背爲海岸。而不自悟其見之小也。

今雖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優柔漸漬。仰溯風雅。詩道始尊。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託物連類以形之。鬱情欲舒。天機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覆唱歎。而中藏之懽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倘質直敷陳。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周盤誦汝墳。而爲親從征。此三詩別有旨也。而觸發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唯其可以興也。讀前人詩。而但求訓詁。獵得詞章記問之富而已。雖多奚爲。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眞得讀詩趣味。

古人意中。有不得不言之隱。借有韻語以傳之。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妃遠嫁。或忼慨吐臆。或沈結含悽。長言短歌。俱成絕調。若胸無感觸。漫爾抒詞。縱辦風華。枵然無有。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眞詩。如太空之中。不着一點。

如星宿之海萬源湧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動萬物發生古來可語此者屈大夫以下數人而已

以詩入詩最是凡境經史諸子一經徵引都入詠歌方別於潢潦無源之學

曹子建善用史謝康樂善用經杜少陵經史並用

但實事貴用之使活熟語貴用之使新語如已

出無斧鑿痕斯不受古人束縛

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

如磧沙僧解三體唐詩之類

不以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死法矣

試看天地間水流雲在月到風來何處著得死法

曾子固下筆時目中不知劉向何論韓愈子固之文未必高於中壘昌黎也然立志不苟如此作詩須得此意

賈生惜誓篇曰黃鵠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觀天地之方員作文作詩必置身高處放開眼界源流升降之故瞭然於中自無隨波逐浪之弊

詩不學古。謂之野體。然泥古而不能通變。猶學書者但講臨摹。分寸不失而已之。神理不存也。作者積久用力。不求助長。充養既久。變化自生。可以換却凡骨矣。

康衢擊壤。肇開聲詩。上自陶唐。下暨秦代。凡經史諸子中有韻語可采者。當歌詠之。以探其原。

三百篇中四言自是正體。然詩有一言。如緇衣篇敝字。還字。可頓住作句。是也。有二三言。如鰭鯨祈父。肇禋。是也。有三言。如螽斯羽。振振鷺。是也。有五言。如誰謂雀無角。胡爲乎泥中。是也。有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嘉賓式燕以敖。是也。至父曰嗟予子行役。以燕樂嘉賓之心。則爲七言。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則爲八言。短以取勁。長以取妍。疎密錯綜。最是文章妙境。

二南美文王之化也。然不著一脩齊治化字。冲澹愉夷。隨興而發。有知如婦人。無知如物類。同際太和之盛。而相忘其所以然。是王風皞皞氣象。

詩有不用淺深不用變換畧易一二字而其味油然自出者妙於反覆咏歎也。芣苢殷其雷後張平子四愁得之。

雄雉末章進君子以禋身善世之道猶所云萬里之外以身爲本也。漢東門行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獨自愛莫爲非重言以丁寧之去風人未遠。

諷刺之詞直詰易盡婉道無窮衛宣姜無復人理而君子偕老一詩止道其容飾衣服之盛而首章末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語逗露之魯莊公不能爲父復讐防閑其母失人子之道而猗嗟一詩止道其威儀技藝之美而章首以猗嗟二字譏歎之蘇子所謂不可以言語求而得而必深觀其意者也詩人往往如此。

州吁之亂莊公致之而燕燕一詩猶念先君之思七子之母不安其室非七子之不令而凱風之詩猶云莫慰母心溫柔敦厚斯爲極則。

人有不平於心必以清比已以濁比人而谷風三章轉以涇自比以渭比新昏何其怨而不怒也杜子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亦然。

匏有苦葉。刺淫亂也。中惟濟盈不濡軌二句。隱躍其詞以諷之。其餘皆說正理。使人得聞正言。其失自悟。

莊姜賢而不答。由公之惑於嬖妾也。乃碩人一詩。備形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盛。國俗之富。而無一言及莊公。使人言外思之。故曰主文諷諫。

陟岵。孝子之思親也。三段中但念父母兄之思已。而不言己之思父母與兄。蓋一說出。情便淺也。情到極深。每說不出。

政繁賦重。民不堪其苦。而萇楚一詩。唯羨草木之樂。詩意不在文辭中也。至召之華。明明說出。要之並爲亡國之音。

鴉鵲詩連下十予字。蓼莪詩連下九我字。北山詩連下十二或字。情至不覺音之繁。詞之複也。後昌黎南山用北山之體而張大之。下五十餘或字然情不深而侈其詞。只是漢賦體段。

顏之推愛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謝玄愛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四語。予最愛東山三章。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末章其新孔嘉。

其舊如之何。後人闡情胎源於此。又愛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蒼涼瀟渺。欲即轉離。名人畫本。不能到也。明陳臥子謂秦人思西周之詩。卓然特見。

大小雅皆豐鎬時詩也。何以分大小。曰音體有大小。非政事有大小也。維乎風之體者爲小。純乎雅之體者爲大。試詠鹿鳴四牡諸詩。與文王大明諸詩。氣象迥然各別。

宣王中興主也。然其後或宴起。或料民。至廢魯嫡殺杜伯。而君德荒矣。詩人於東都朝會時。終之以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何識之遠而諷之婉也。漢人長楊羽獵。那能有此。

鶴鳴本以誨宣王。而拉雜詠物。意義若各不相綴。難於顯陳。故以隱語爲開導也。漢枚乘奏吳王書本此。

斯干考室。無羊考牧。何等正大事。而忽然各幻出占夢。本支百世。人物富庶。俱於夢中得之。恍恍惚惚。怪怪奇奇。作詩要得此段虛景。

巷伯惡惡。至欲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何嘗留一餘地。然想其用意。正欲

激發其羞惡之本心。使之同歸於善。則仍是溫厚和平之旨也。牆茨相鼠諸詩。亦須本斯意讀。

大東之詩。歷數天漢牛斗諸星。無可歸咎。無可告訴。不得不悵望於天。若此時之天。非西周盛王時之天者然。司馬子長云。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得之矣。

文王七章。語意相承而下。陳思贈白馬王詩。顏延之秋胡行。祖其遺法。古人祝君如卷阿之詩。稱道願望至矣。而頌美中時。寓責難得人臣事君之義。魏人公讌。唐人應制。滿簡浮華耳。

美盛德之形容。故曰頌。其詞渾渾爾。穆穆爾。不同雅音之切響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故可以感格鬼神。魯諸侯也。安得有頌。至魯有頌。且祀后稷以配天。非禮矣。今讀騶以下四篇。皆僖公之詩。先儒謂季孫行父請於周而作頌。知東遷以上魯無頌也。卽謂頌之變亦可。

周頌和厚。魯頌誇張。商頌古質。此頌體之別。

離騷者詩之苗裔也。第詩分正變而離騷所際獨變故有侘傺噫鬱之音。無和平廣大之響。讀其詞審其音如赤子婉戀於父母側而不忍去。要其顯忠斥佞愛君憂國足以持人道之窮矣。尊之爲經烏得爲過。楚辭託陳引喻點染幽芬於煩亂督懷之中令人得其惻款悱惻之旨。司馬子長云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深有取于辭之重節之複也。後人穿鑿注解撰出提挈照應等法殊乖其意。

騷體有少歌有倡有亂。歌詞未申發其意爲倡獨倡無和總篇終爲亂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反覆咏歎之也。漢人五言興而音節漸亡至唐人律體興第用意於對偶平仄間而意言同盡矣求其餘情動人何有哉。

天問一篇雜舉古今來不可解事問之若己之忠而見疑亦天實爲之思而不得轉而爲怨怨而不得轉而爲問問君問他人不得不容不問之天也此是屈大夫無可奈何處。

九歌哀而艷九章哀而切九歌託事神以喻君猶望君之感悟也九章

感悟無由。沈淵已決。不覺其激烈而悲愴也。

卜居漁父兩篇。設爲問答。以顯已意。客難解嘲之所從出也。詞義顯然。楚辭中之變體。

屈原微箕。皆同姓之臣。離騷二十五與麥秀之歌。辭不同而旨同。

有詩說
離騷說

另出此錄其大
旨二十七則

詩三百篇。可以被諸管絃。皆古樂章也。漢時詩樂始分。乃立樂府。安世房中歌。係唐山夫人所製。而清調平調瑟調。皆其遺音。此南與風之變也。朝會道路所用。謂之鼓吹曲。軍中馬上所用。謂之橫吹曲。此雅之變也。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與司馬相如諸人略定律呂。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此頌之變也。漢以後。因之而節奏漸失。

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子。其去徐徐。往往於廻翔屈折處。感人是卽依永和聲之遺意也。齊梁以來。多以對偶行之。而又限以八句。豈復有詠歌嗟歎之意耶。

樂府寧朴毋巧。寧踈毋鍊。張籍短歌行云。菖蒲花開月常滿。傷於巧也。

無名氏木蘭詩云。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後人疑爲韋元甫假託。傷於鍊也。古樂府聲律。唐人已失。試看李太白所擬篇幅之短長。音節之高下。無一與古人合者。然自是樂府神理。非古詩也。明李于鱗句摹字倣。并其不可句讀者追從之。那得不受人譏彈。

四言詩締造良難。於三百篇太離不得。太肖不得。太離則失其源。太肖祇襲其貌也。韋孟諷諫。在鄒之作。肅肅穆穆。未離雅正。劉琨答盧諶篇。拙重之中。感激豪蕩。準之變雅。似離而合。張華二陸潘岳輩。懃懃欲息矣。淵明停雲時運等篇。清腴簡遠。別成一格。

風騷既息。漢人代興。五言爲標準矣。就五言中較然兩體。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是古詩體。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是樂府體。

五言古長篇。難於鋪叙。鋪叙中有峯巒起伏。則長而不漫。短篇難於收斂。收斂中能含蘊無窮。則短而不促。又長篇必倫次整齊。起結完備。方爲合格。短篇超然而起。悠然而止。不必另綴起結。苟反其位。兩者俱僨。龐言繁稱。道所不貴。蘇李詩言情欸欸。感寤具存。無急言竭論。而意自

長神自遠。使聽者油油善入。不知其然而然也。是爲五言之祖。○蘇李之別。諒無會期矣。而云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何怊悵而纏綿也。後人如何擬得。

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爲國風之遺。

廬江小吏妻詩。共一千七百四十五言。雜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口性情。真化工筆也。中別小姑一段。悲愴之中。自足溫厚。唐人棄婦篇。直用其語云。憶我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別小姑去。小姑如我長。下節去殷勤養公姥。好自相扶將。而忽轉二語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輕薄之言。了無餘味。此漢唐詩品之分。

漢五言一韻到底者多。而青青河畔草一章。一路換韻聯折而下。節拍甚急。而枯桑知天風二語。忽用排偶承接。急者緩之。是神化不可到境界。

文姬悲憤詩。滅去脫卸轉接之痕。若斷若續。不碎不亂。讀去如驚蓬坐振。沙礫自飛。視胡笳十八拍。似出二手。宜范史取以入傳。

蘇李以後。陳思繼起。父兄多才。渠尤獨步。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鄴下諸子。文翰鱗集。未許執金鼓而抗顏行也。故應爲一大宗。

陳思極工起調。如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如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皆高唱也。後謝玄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極蒼蒼莽莽之致。

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俶詭不羈。讀者莫求歸趣。遭阮公之時。自應有阮公之詩也。箋釋者必求時事以實之。則鑿矣。劉彥和稱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當截然分道。

壯武之世。茂先休奕。莫能輕軒。二陸潘張。亦稱魯衛。左太冲拔出於衆流之中。胸次高曠。而筆力足以達之。自應盡掩諸家。鍾記室礫季孟于潘陸間。謂野於士衡。而深於安仁。太冲弗受也。過江以還。越石悲壯。景純超逸。足稱後勁。

士衡舊推大家。然通贍自足。而絢綵無力。遂開出排偶一家。降自齊梁。專工隊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臥。未必非陸氏爲之濫觴也。所撰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言志章教。惟資塗澤。先失詩人之旨。

漢魏詩只是一氣轉旋。晉以下始有佳句可摘。此詩運升降之別。

陶公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託。不獨詠荊軻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自能曠世獨立。鍾記室謂其原出於應璩。目爲中品。一言不智。難辭厥咎已。

晉人多尙放達。獨淵明有憂勤語。有自任語。有知足語。有悲憤語。有樂天安命語。有物我同得語。倘幸列孔門。何必不在季次原憲下。

詩至於宋。性情漸隱。聲色大開。詩運一轉關也。康樂神工默運。明遠廉儔無前。允稱二妙。延年聲價雖高。雕鏤太過。不無沈悶。要其厚重處。古意猶存。

前人評康樂詩。謂東海揚帆。風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約匠心獨造。少規往則鈎深極微。而漸近自然。流覽閒適中。時時浹洽理趣。劉勰云。老莊

告退而山水方滋。遊山水詩。應以康樂爲開先也。○陶詩合下自然。不可及處。在真在厚。謝詩經營而反於自然。不可及處。在新在俊。陶詩勝人在不排。謝詩勝人正在排。

鮑明遠樂府抗音吐懷。每成亮節。代東門行。代放歌行等篇。直欲前無古人。

齊人寥寥。謝玄暉獨有一代。以靈心妙悟。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名理。元長王融諸人。未齊肩背。

蕭梁之代。君臣贈答。亦工艷情。風格日卑矣。隱侯沈約短章。略存古體。文通江淹仲言。何辭藻斐然。雖非出羣之雄。亦稱一時能手。陳之視梁。抑又

降焉。子堅陰鏗孝穆徐陵。略具體裁。專求佳句。差強人意云爾。

梁陳隋間。專尙琢句。庾肩吾云。雁與雲俱陣。沙將蓬共驚。殘虹收宿雨。缺岸上新流。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陰鏗云。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江總云。露洗山扉月。雲開石路煙。隋煬帝云。鳥警初移樹。魚寒欲隱苔。皆成名句。然比之小謝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痕迹宛然矣。若淵